《念念不忘》番外1：枪黑if

绝枪战士迎来了他成年之后第一次有人陪伴的生日，当然，如果那个人不是面前这位正叼着烟头翘着腿疯疯癫癫擦枪管的机工士就更好了。如果，如果……

如果是……

他不得不承认自己这两年来一直无法将那个漆黑的身影从脑海中抹消。

暗黑骑士扛着染血大剑转身走入伊修加德肆虐的风雪之中，他走过的路留下一连串红渍，就像在雪地里逶迤盛开的玫瑰，就像他亲手剖开交付出去却被骑士践踏揉碎的真心。

若能再次相见的话，他是会愤怒，会怨恨，会

把剑尖抵上自己心脏，还是会……

“喂，怎么了，还没做爱呢就进入贤者时间了？”

机工吊儿郎当的戏谑把他从回忆拉入现实，绝枪战士翻个白眼，接过机工递来的酒一口闷，又随手把柔若无骨般朝自己贴过来的猫魅女性揽入怀中，他把玩着猫魅敏感尾尖儿，引来一声娇媚低喘，欲迎还拒似的缠住他手腕。

那一瞬间他无法自控地再度回想起两年前海雾村那疯狂的夜晚，想起那个男人被自己操到哭喘求饶的崩溃泣音，想起他把人摁在腿上掐着腰往上顶的快感，几乎如电流般窜遍他的四肢百骸，而当他反应过来时，已经将怀里的女性推开了很远。

机工如见鬼般瞪大双眼看着这一幕，觉得昔日战友终于疯了。

绝枪战士低头直楞楞看着空空如也的双手，知道自己终于疯了。

“……那个。”机工率先打破这诡异的气氛，他走上前去语重心长地拍了拍绝枪肩膀说道，“哥们儿阳痿了怎么不早说，兄弟给你找格里达尼亚最好的幻术师……靠！”

机工捂着自己流血的鼻子连连后退几步，一副‘我好心帮你被恩将仇报’的表情怒斥：“你他妈，难道你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现在只能对着一个两年没见过的男人硬？！”

“……”绝枪沉默着擦拭拳头上的血，然而却因为机工的话越擦越烦躁，最后实在忍不住拧眉暴呵，“你他妈以为我乐意？！我……”

防护职业强大的手劲让他直接捏碎了手里酒杯，而下一句还没骂出来，机工就发现他像是瞧见了什么一样连汩汩流血的手掌都顾不上就起身追过去，机工按捺住疑惑忙不迭跟上，终于看见绝枪拦住的是一名占星术士。

“抱歉，吓到你了吗？”绝枪战士把自己受伤的右手往背后藏了藏，又露出他那标志性男女通杀的微笑，而对方似乎并未在意这个慌慌张张追过来的年轻坦克，更没有被他装模作样的表情俘获。

占星术士先是咏唱起治愈魔法，随后十分平淡地开口：“你想问什么？”

“我……”绝枪战士活动了一下被治疗好的手，“我想知道，您是否自伊修加德而来？您有没有遇见过一名……暗黑骑士。”

占星术士看着面前这个男人的眼睛，那里面充

满了迟疑，犹豫，后悔，和仿佛明知没有结果却执着不肯放弃的一丝微薄希冀。

或许这个人，也是在等待一场属于他的审判。

……

再次相见。

这个词对于绝枪来说是他两年前魂牵梦绕却又遥不可及的，而现在，就真实发生在他眼前。

混沌使者斩开妖异扭曲的身躯，腥臭的鲜血和不知名液体喷涌出来，绝枪有一瞬间的恍惚，仿佛很久之前在万魔殿也曾有人坚定地站在他面前替他挡下创造生物的攻击。

那个人，如今——

如今正收回大剑居高临下垂眸看着他。

这种强烈对比显得趴在地上滚了一身泥血的绝枪战士十分滑稽，他连忙爬起来，连一向心爱的枪刃都来不及擦，盯着面前男人双眼发直，继而跌跌撞撞地朝对方扑过去，却又堪堪在即将触碰到之前停住。

——他是幻觉吗？还是我的生日愿望成真了？

放到从前，风流债无数的绝枪战士怎么会如此畏手畏脚，但当与日思夜想的人再次相见时，他退缩了。

如果他恨我，我可以把枪上好膛放到他手里，甚至握着他的手对自己扣动扳机。绝枪心里想。但我真的想要触碰他，哪怕是临死之前。

于是绝枪战士这么做了。

他伸出手，小心翼翼地像是怕碰坏一个泡沫，

千言万语都哽咽在他喉间，此刻他觉得自己也并非必须得到救赎。

他终于理解了骑士当时的心情，为了这一刻，他也可以心甘情愿下地狱。救赎什么的，去他妈的。

他应该早点意识到，这个男人不是怪物，而是燃烧着的、令人宁愿粉身碎骨也义无反顾扑向的烈火。他曾认为已经从那段关系中完美脱身，直到这时才明白，自己也成为了阶下囚。

他近乎痴迷地抚摸过黑骑微凉的脸颊，这副长相和两年前几乎没有区别，唯一的差别大概是不再常年把自己包裹在铁皮罐子里，没有了头甲的遮覆，这张略显苍白的面容被阳光晒出了几分正常人该有的肤色。

而黑骑只是沉默地任由他动作，那双烟灰色瞳

眸流转着漠然神色，淡淡落在他身上。没有丝毫感情，却足够使绝枪战士做出他前半辈子最疯狂的举动。

他捧起男人的脸吻了上去。

不是浅尝辄止的吻，他撬开黑骑紧闭的牙关，用舌尖在里面攻城略地，甚至不要命地搂住了对方的腰，一记扫腿就双双躺倒在妖异尸血未干的草地上，肉体与地面撞击，他以手掌护住黑骑后脑，疼痛感已经无法占据神经，他现在就是一个穷途末路的赌徒，押上性命的亲吻令他感受到无比酣畅痛快。

操，真他妈爽。他想。

这双柔软唇瓣曾经只含过他的性器，他还记得自己是怎么把它蹂躏到红肿不堪。但他后悔了，他早应该吻它的。

待到两人都气喘吁吁时，绝枪还没从嗡嗡作响的大脑刺激里回神，反而是黑骑先站起来，把身上杂草抖掉，又捡起被绝枪丢在一旁的枪刃。

他要杀我了？绝枪战士楞楞抬头望着朝自己走来的男人，对方薄唇上还留着他的痕迹，只是依然紧紧抵着，和从前一样。

“……”

黑骑把武器扔回绝枪怀里，开口道：“听说一个月前这附近出现了一名专门接高难度悬赏的佣兵。”

直到听见阔别两载的熟悉声音，绝枪这才猛然回神。

“你不应该来这里，寒冷天气会限制枪刃这种热兵器发挥。”

“……你……”绝枪顿了顿，“我，啊不，我是……”

我是跟占星术士打听了你的事故意跑来的?

他打死也不会说这种愚蠢大实话。

在他斟酌措辞期间，黑骑已经背好大剑转身准备离开。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对付姑娘情人的漂亮话其实在黑骑看来十分掉价，对方根本不会在乎这种真假难辨的东西。

——“我想你。”

见黑骑已经没有再停留的意思，绝枪战士终于忍不住直白剖出心中按捺最深的渴望：“黑骑哥，我想你，我真的很想你。”

……

之后的一切都变得不真实，绝枪跟着黑骑回到了黑骑的房子，与其说是房子，不如说仅仅是个暂居地，屋内只有一些简单的日常用品，显然其主人并不会在此处停留太久。

他动了动嘴唇想要说什么，而那些被反复润色伪装过的措辞在黑骑面前似乎无所遁形，他不想再徒增彼此隔阂，遂识趣地选择保持沉默。

他脱去脏外套，打盆热水把自己清洗干净，又简单包扎了一下伤口，抬头就瞥见黑骑正安静靠在床角擦拭大剑。

棱角分明的侧颜在昏黄光线下被衬得格外柔和，浓密睫毛淡淡垂落，将眼底神色半遮半掩，那双淡色薄唇不再抿成直缝，而是微微随平坦呼吸开合。绝枪看得有些入迷，恍然发觉他是不是比从前多了几分难以言喻的……妩媚。

“……”他说不出话来，嗓子里像被塞了一团面，只能徘徊在距离男人几尺之外不敢靠近，直到黑骑保养完大剑主动询问。

“要喝酒吗？”

绝枪怔了怔，他本以为黑骑好心收留自己已经是仁至义尽，没想到对方竟然真的只字不提曾经的事，仿佛伊修加德的那个雪夜之后一切爱恨都了无痕迹。

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

但绝枪知道，谁都不可能当做没发生过。

为什么有人会觉得自己可以征服暗黑骑士?

被黑骑主动压上来的身躯覆盖时，绝枪战士仿佛看见了曾经那个年轻狂妄的自己，他无法不

唾弃那个自己，更无法理解自己竟会和骑士一样认为编织囚笼便能禁锢暗黑骑士。

他被黑骑的温柔和纵容蛊惑，他爱慕着那个与自己并肩作战的强大身影，以至于——他忘记了暗黑骑士本就是失去一切之后才会向死而生的孤高剑士。

他的信条不灭，他的火焰不熄。

而他绝枪战士不过是一个可笑的小丑，是一只自不量力的飞蛾，在那团熊熊燃烧的烈火中被焚成灰烬。

“你不是金丝雀。”兴许是酒精作祟，他便自暴自弃般苦笑着叹息，“你是我不得饶恕的罪孽。”

黑骑没有回答，他不屑于回应一条摇尾乞怜的狗。

粗糙衣料和柔软内甲相摩擦，黑骑只脱了下半身，继而跨坐到绝枪身上，大腿内侧温热嫩肉夹弄摩擦着绝枪的老二，而这根东西对黑骑丝毫没有抵抗力，立时硬得发涨。后者如预料之中般伸出手绕到下面，先是揉了揉两个沉甸甸的囊袋，再微微抬腰，握住蓄势待发的阳具对准已经湿润的花穴，此刻绝枪战士终于幡然醒悟，他登时一把攥住黑骑的手，咬牙切齿挤出一个面目狰狞却自认为非常‘贴心’的微笑，哑声出言制止这番要命举动：“宝贝儿，不是……哥，黑骑哥，你别急，直接这么进去会伤了你。”

绝枪战士狗改不了吃屎的轻佻称呼已经无法再激起黑骑任何波澜，他仅仅是单纯地在寻求性欲宣泄口，至于对方是谁——他不关心。

显然绝枪正心猿意马暂时没有意识到这点，甚至用尽半辈子积攒下来的自控力阻止了黑骑直接用批强奸他的鸡巴，他还没来得及夸自己一句，就见黑骑二指拨开了两片挡在穴前的肥厚肉唇，再次沉腰试图把鼓胀巨物塞进自己阴道里。

“……”绝枪战士果断选择美人花下死，小部分龟头已经被湿热花唇包裹，久违的快感支配大脑，剩余理智皆是老弱残兵，霎时被汹涌情欲冲溃败逃。

他不敢动，即便黑骑表现出无所谓的模样，他却有些投鼠忌器，只得乖乖压抑住一捅到底的冲动，等黑骑慢慢往下坐，感受着滚烫肉壁逐渐将自己吞吃，而骑在他身上的男人也显然并不好过，未经任何润滑和扩张就强行容纳这根庞然大物，绝枪战士的傲人尺寸化为一柄硬热烙铁，熨平内壁软肉，把柔嫩甬道塑造成自己的形状。

黑骑额头沁出一层薄汗，苍白皮肤也泛起情欲潮红，虽然他可以主观忽视这种肉体上的疼痛，但生理本能却无法违背，有段时间没经历性爱的女穴紧致窄小，陡然遭受侵略便出于保护机制而剧烈收绞起来，拼命推挤着体内性器令绝枪寸步难行。吊在这个节骨眼彼此都难免烦躁，绝枪本想再替他扩张一下，却不成想黑骑深吸口气，用手掌撑着绝枪胸膛借力，略微抬起臀部又重重落下。

“——你……”

绝枪战士一边震惊于黑骑的不要命举动，一边却又被对方阴道紧紧裹缠得销魂蚀骨，爽利到连呼吸都顿了一瞬。被主人如此粗暴对待的小穴发出凄惨哀鸣，绝枪甚至幻听到好似利斧劈开肉壁的裂帛声，随即又听见黑骑唇缝里泄出一丝痛喘，许久未修剪的头发垂在脸侧遮蔽了大半神色，而从绝枪的角度看去，那片晦暗不

明的阴影里似乎掺杂了难以觉察的狠戾。

也对，这个男人向来对待自己都是这么狠。

绝枪腹诽道，然后他就被黑骑沙哑着嗓子命令：“……快动。”

绝枪欲言又止地张了张嘴，最终放弃抵抗：“遵命。”

他双手扣住那让自己魂牵梦绕的劲瘦腰肢，浅浅向上顶了两下，小幅度操弄引来黑骑略带不满的低哼，绝枪痞笑一声，寻着记忆那处凸起不轻不重碾过，如愿以偿逼出黑骑猝不及防的惊喘。

他把龟头顶在黑骑的穴心上，随后猛地翻身将体位调转，硕大阴茎埋在甬道里翻搅过一圈，受到刺激的穴腔争先恐后吸吮着肉棒，黑骑不由得眯起眼绷紧了脚尖。绝枪听见他逐渐急促

的鼻息，自知当不了正人君子，绝枪战士干脆放任本性，他架起黑骑的一条腿搭到自己肩上，便大开大合抽送起来，次次插进最深处复又整根拔出只剩小半龟头，铁了心要磨开那脆弱宫口力道愈发凶狠，黑骑被他撞得仿佛五脏六腑都移了位，肌肉紧实的小腹上隐约可见阴茎轮廓，他下意识抬手抚上肚皮，微长黑发终于散开，露出底下那双噙着水雾的氤氲灰瞳，宛如盛满一捧春水的浅潭，晕开丝丝缕缕波澜，即便无感情可言，也看得绝枪战士口干舌燥，恨不得将人肏死在自己怀中。

他也确实在这样做。

黑骑修长双腿夹着他的腰，这是他两年前最为期待的感觉，这让绝枪觉得当下发生的一切都有些不真实，在黑骑即将高潮之前，他抽出性器，俯身含住挺翘阴蒂以舌尖裹住用力一吮，汁水如决堤般喷涌到绝枪脸上和口中，他从黑骑腿间抬起头，无辜地眨了眨眼，年轻人天之

骄子般英俊的俏脸上全是男人穴里喷出的淫液，偏偏这副天真神色之下正是始作俑者。

他又凑过去，舔弄黑骑软绵绵的耳垂，啄吻他的眼皮，轻轻叫他：“哥。”

黑骑还处在潮吹的余韵里没有回神，痉挛收缩着的花穴渴求被巨物插入，如同一团殷红肉花，微微颤抖着张开小嘴。绝枪战士当然会乖乖听话，他扶住阴茎抵在贪吃的小穴上，却只是浅尝辄止地往里顶了两下，就已经被肉壁蠕动着急切吞吮。

“……别……”黑骑轻喘一声，绝枪以为他要让自己别再继续，而下一句足以让他认为这是幻听的程度，“……别停。”

“哥，这可是你自己要求的。”年轻坦克深吸一口气，笑嘻嘻露出两颗小虎牙，语气却如酝酿着狂风暴雨，“不、能、后、悔、喔。”

……

夜色到了深处，狭小木屋内摇曳着暖黄烛光，黑骑被他翻来覆去已经用了不知道多少个体位，现在正被绝枪抱在怀里，双腿虚软脱力堪堪勾在对方胯间，交合处汁水横流，白沫和精液顺大腿根淅淅沥沥往下淌。绝枪把他抵在墙上，失去支撑的身子只能靠绝枪来保持平衡，失重感和快感冲击着神经，他已经射不出什么，现在只能用女穴承受绝枪带来的全部欲望，他呜咽着流泪，被肏到口水也止不住，下一秒又被绝枪的一记深顶爽到直翻白眼。

“是不是很舒服？哥，我操你操得还满意吗？”绝枪战士心情颇佳地吻去黑骑额头薄汗，又埋在他颈窝把已经遍布红痕的锁骨再啃上几个新鲜印记。

“……呜，呃嗯……”黑骑模模糊糊哽咽着，

突如其来的尿意让他微弱挣扎起来，绝枪战士怎么会看不出他意图，便把着他双腿朝外，伸手摁了摁他被精液灌满的小腹。

“想做什么就做，黑骑哥，没事的。”小恶魔在他耳畔笑吟吟安抚，恰恰适得其反，而这正是绝枪想要看到的——

淡黄色液体和淫水同时喷出，女穴痉挛着再度高潮，肉壁阵阵抽搐绞缠住绝枪的性器，比先前几次更加疯狂的快感让黑骑大脑一片空白，绝枪被他吸得头皮发麻，险些就直接精关失守，他把黑骑放到床上，俯身与对方额头相贴，挺腰闯入已经被肏软烂的宫腔，心满意足射出最后一泡白浊。

“啊、啊啊……呜……”黑骑无意识的低喃染上几分泣音，他眼尾通红，腰腹大腿全是绝枪留下的斑驳艳痕，然而最为惨不忍睹的当属脖颈，几乎没有一处白皙皮肉逃过毒手，绝枪战

士却对自己的作品非常自豪，他把瘫软的黑骑拥在胸前，对方尚且在激烈床事后的不应期内，整个人就像是收敛起爪牙的温顺黑豹，绝枪一边亲吻他鬓发一边替人盖上外套，他顿了顿，突然很想尝试一个胆大包天的举动。

——十指相扣，或许算是单方面欺负黑骑现在没有拒绝能力，但绝枪战士觉得此生无憾了。

他缓缓摩挲暗黑骑士生着薄茧的指腹，用目光描摹曾在心中勾勒了两年的面容，他想说什么，却如鲠在喉。

解释，忏悔，道歉，黑骑早已不在乎这些。

“哪怕……我只是你拿来解决情药后遗症的工具，能不能让我跟着你？”

他轻声祈求，但受害者以寂静回应。

·······

绝枪醒来以后环顾四周，他身上披着昨天给黑骑盖的外套，屋内壁炉还燃得正旺，像是其主人临走前特意重新添了柴。

他翻身穿好衣服推门而出，被迎面而来的暴风雪吹了满脸冰霜，库尔扎斯西部高地一望无际，厚重积雪覆盖了所有痕迹，他不知道还能去哪里寻找，或许他该当成昨夜只是大梦一场。

但这梦未免太过残酷，绝枪战士茫然了两年才确认的心意，却只能用一晚来封缄。

他不甘心。他非但没有偿还曾经犯下的错，甚至得到了黑骑的怜悯和宽容，这不是他设想的结局。

他眯起眼，朝着前方伸出手，握住的雪花从指缝溜走。

……

“哥们儿为了你可真是操碎了心。”机工把一个通讯贝丢到绝枪面前，一屁股坐到椅子上翘起腿屈指叩了叩桌子，“嘿，大情种，回神。”

“……说重点。”绝枪战士从神游里抽了几分注意力回来，他拿起小巧的机械在手里摆弄两下，换上平时那副打趣模样笑骂，“你不会又把我出卖给了哪个姑娘吧？我看你嫖的时候出手不是挺大方，为了点金币又卖兄弟？”

“你放屁，”机工怒而回骂，“这些天要不是我

替你编借口圆谎恐怕三大主城的姑娘都知道你阳痿了。”

“哪儿有这么夸张。”绝枪战士不屑道，“都是和平分手好吗。”

“是是是，对对对，和平分手后满世界说你是偷心贼负心汉，更有甚者都要花大价钱雇杀手找你。”机工冷笑反讥，毫不客气抖开对方老底。

“……那都是多久以前的事儿。”绝枪无奈地一摊手，“我早就都断干净了。”

“哦对，我今天还瞧见了你那战士哥，不过我可没敢搭话。”

“你怕他揍你？”

“我怕他打死你。”机工冷哼一声，“我怕他们

全队都想打死你。”

绝枪战士无所谓地耸耸肩，拎起通讯贝正色道：“所以你给我这个是什么意思？”

“还不快谢谢你机工哥哥？”听他终于问了这句话，机工立刻来了劲头，一脸神秘地勾勾手示意对方靠近。“来，哥哥告诉你，这是我煞费苦心找到治疗你阳痿的秘药。”

“你他……”

“有人说前不久见到过黑骑。”

“……”一个妈字被绝枪硬生生吞回去。

“你和他联络吧，这可是我重金买到的情报，兄弟够不够意思？”

……

半年后，太阳神草原上一名年轻的坦克正拿着两杯奶茶，而站在他面前被堵住去路的则是一位漆黑剑士。

“这么巧啊。”绝枪笑着朝他举起手中奶茶，“咸味儿的，喝一口吗？”

End.